

明人小品十六家（上）

幽兰珍丛



明人小品十六家(上)



小 引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对空谷幽兰的赞颂。自甘幽独而天机流行，诚然是一种高洁的花品，但也是一种高尚的人品和高雅的文品。

“文如其人”，怀幽兰之操者，其诗文亦必高雅芬芳。司马迁称屈原之《离骚》：“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而屈原亦正是以幽兰自喻其芬芳的：“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他批评好恶颠倒的现实：“户服艾以盈要（腰）兮，谓幽兰其不可佩！”屈原所首创的这一象喻被后世文人所传承，并成为诗文风格的一种典范。

有感于此，我们从中国古典文学的百花园中，选取一些隽永雅洁、品如幽兰的诗文，而其中大多已入脍炙人口的选本，它们历时久远而芳馨弥烈。今荟萃而成珍丛，如丛兰含笑，馨香益甚。虽一花一叶，赏心人亦自有怀抱，呼吸涵咏之际，当别觉一段幽香吧。

吴战垒

1995年幽兰香中。

点校前言

《明人小品十六家》，原名《翠娱阁评选皇明小品十六家》，明末陆云龙等选评，选评了徐渭、屠隆、袁宏道、汤显祖、虞淳熙、袁中道、钟惺、文翔凤、李维桢、黄汝亨、张鼐、陈仁锡、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曹学佺等十六家小品文，人各二卷，合三十二卷，崇祯六年梓行。

“小品”一词，初见于东晋十六国时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小，即短小；品，指佛经的篇章。小品，即短小篇章。至晚明始盛行将小品之名移用于文学作品，如《苏长公小品》、《屠田叔小品》、《涌幢小品》、《无梦园小品》、《晚香堂小品》等。迨至本书以小品为名，选收众家之作，明小品之为文体专名始有意识确立，并为后世所公认。从本书考察，明小品文的含义有三：

一、散文文体。书中所收录，除戏曲、小说、诗词曲等以外几乎包括所有散文文体。只有策问、公移等少数实用性文体未被收录。

二、短小篇章。陆云龙有时把“小品”与“短篇”作为同义词使用，小品即为短篇。本书所收每篇字数少者十馀字，多者亦不过千字左右。

三、提倡率真活泼，快趣横生，有远韵，有逸致，

小中见大，以精炼胜。

本书为第一部由明人选评明人小品文的总集。入选作品始于嘉靖后期，迄于崇祯前期，结集时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曹学佺四人尚在世。所选十六家，浙江五人，江苏四人，湖北四人，陕西一人，江西一人，福建一人。其中有后七子之屠隆、李维桢，开公安派先声之徐渭、汤显祖，公安派之袁宏道、袁中道，竟陵派之钟惺，松江派之董其昌、陈继儒，扬竟陵余波之王思任，还有搜奇抉僻、奥古谲诡之虞淳熙、文翔凤，刻意摹古、思清词隽之黄汝亨，删芜汰色、简淡高古之陈仁锡，清新多致、丽色呈妍之张鼎，以及浅淡情至之曹能始等。十六家共选文765篇，涉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事、民俗等社会的各个领域，作者的喜怒哀乐，大至忧患时艰，小至怡情山水，均可强烈感知。至于语言的清新活泼、机趣横生，更可使读者怡然忘倦。每篇小品均有夹评和总评。由于评者与作者差不多都生活在同一时期，感受真切，易起共鸣，故三言二语，冷提热点，多能中其窠要，常有画龙点睛之妙。

本书选于崇祯五年，依据当时流布的刻本和传抄本选录，时至今日，一些所据的原本已不可见，书内文字与后来流传的刻本比较，已有不少异文，可供校勘参考。

此次整理的底本为崇祯六年翠娱阁刻本，所见上海、浙江图书馆两部都有缺损污蚀，互补后仍有不少缺字，曾校以作者专集补入。十六名家，人各一册，

除屠隆前置外，本无后先之分，今据作者卒年先后排列。本书整理中，曾获施蛰存先生指点，又蒙方福仁、吴战垒、王翼奇三先生抽审了部分稿件，在此深表谢意。由于点校者学识浅陋，仍不免有差错遗漏，敬请方家教正。

蒋金德

1995年8月

明人小品十六家选评人员

徐渭小品	陆云龙选	陶良栋评	
屠隆小品	何伟然选	陆云龙评	
袁宏道小品	陆云龙选	梅羹阅	
汤显祖小品	江之淮选	陆云龙评	陆敏树订
虞淳熙小品	丁允和选	陆云龙订	陆敏树参阅
袁中道小品	全汝栋选	陆云龙评	
钟惺小品	陆云龙评释	何伟然参定	
文翔凤小品	陆云龙选	陈燮明评	
李维桢小品	陆云龙选	陶良栋评	
黄汝亨小品	丁允和选	陆云龙评	
张鼐小品	丁允和选	陆云龙评	
陈仁锡小品	陆云龙选	陈嘉兆评	陆敏树校
董其昌小品	丁允和选	陆云龙评	
陈继儒小品	梅羹选	陆云龙评	
王思任小品	冯元仲选	陆云龙评	陆敏树校
曹学佺小品	陆云龙选	陆府治、陶良栋评	

序 一

岁癸酉，日在柳，日轮如炬，余方歌《五噫》而思濯清冷之渊也，雨侯氏手一编寄余曰：“此余竭数年心力，乃今始得据十六先生之珍奇灵隽而聚之简编。抉剔爬搔，别具手眼，尔必有以许我。且余贫，度未能行其鸿章大篇于世，姑以其小品行。”余因得对十六先生之文，踴踴拜舞而问之曰：诸先生钟川岳之灵灏，冠冕人文，全集行，有篋而藏之者，有力不能致者，有茫昧不能识其义者。今有人焉，丹黄而黼黻之，句栢而字嚼之，心飞色动，悬之天壤，与日星同炳，顾不乐乎。今人媚古而虐今，为文必希屈、马、班、扬，而苏、王、欧、曾以下置勿谈也。特破俗耳庸目，取其杰然特异者当吾世而鼎列汉、唐，使博如茂先，逸如庄周，奥如长吉，富如相如，明如贾谊，壮如扬雄，不必备之异代而远骋高厉，云变霞燿，是孰为之扬诒哉！抑孤远与和易不同趣，纓绂与衿掖不同时，荆襄与吴越不同地，俊逸与研刻不同调，欢欣与郁噫不同怀，为之订交于尺幅之间，若埙篪共吹而兰馨可接，去其简轴繁重之累，而吸华聚神，各以其精者相告，何必把臂一堂之为快哉？更有进于是者，附会时论，黜落瑰异，昭明犹不免小儿之讥。直任吾中之喜可，而钓鳞出渊，譬翼坠云，坐使雅义翻新。高

唱重揭，咏其一言，而徬徨寤想不能已已；提呼半幅，而不觉嘻笑踊跃之何生。此又匪直标奇豆马，扬文斑豹，集长金碎，钩玄玉唾之为兢兢矣。此一役也，学富于收，功深于作，穿贯十六先生之神而波及后世，使能文之士以十六先生作司南，不复知世间尚有屈马班扬、苏王欧曾也者！雨侯之报成劳也，是犹倾兰山之积，而飞流溅沫皆珍玉也。可曰点点寸寸，非产于昆圃，孕于黄流者乎。集成，闻有请益者：“诸先生雄文飘起，名章雷动，进而求之，方书不任载，奈何其仅此？”余有以识雨侯之微意矣，雨侯器沉识穆，胸囊万古，而栖心在朔蓬之末，不欲正告天下曰：吾驰驱艺文之圃，网取十六先生之精粹尽在于斯。吾为贫，使无暇及其他焉耳。嗟乎！贫也，使人有搜求之识，采撷之材，不得吐气于人，以明吾意之所在。将必坐玉堂，读琼笈，日糜大官之金钱，然后出其余力，以与五车万轴争富哉？若是，吾知不能贫雨侯矣。

仙里社弟丁允和拜书。

序 二

天以文星为人间文章海，代啻其人，于我明若有私焉。惟啻之则宝者众，世恒有则弗宝。即语之曰食其字可仙，炼字尽黄金乎，让之。夫文星在天，咸思乞灵益我慧。既已借星为文人，岂惟辉丽熙明，盖

亦期与天下乞灵人映带，恣之挹取，奈何反忽焉不知宝？噫，世知挹取文星者有几，星非星弗遇也。惟余社伯陆雨侯，固星精也。灵文慧目，与气母相呼吸，执枢以运文，天之私雨侯于星籍乎。然不即星雨侯于丝纶阁，而先星之纂述林，诚以文章一道贵其人，道未必尊，尊其道，人当自贵，寄之纂述，政与天下乞灵人映带，道将日尊，于天之星我者无负。然知星为天宝，握宝者当益贵，不轻以示人。是以阅尽当世之星文，乃约取十六家，又约之文之小品，精核研赏，揭之有如列宿。盖知人负一星，各各光昭于无际，大固光大，小亦含弘，随于其中取一焉，星采毕蕴也。雨侯真能挹取天之文文天下乎！集成，问序于余，余见雨侯每定一家言，必有三寸夜光缀之首，余焉用弁之？间尝取月旦诸家者，妄意相参，或别有肯于雨侯者；屠纬真以多为宝，珠可弹雀，璧可抵门，甚之翡翠指环可换刺绣笔，不须蜻蜓帽赎之，使妆眉者日乞螺子黛三升靡不给，若风流禅，其可语赵州薝蔔乎？天池为他人作五色嫁衣，绝惭工媚；及英雄失手，绝无笑啼痕，至激切雄壮，楚庄之怒，昆阳城之战也。季重早获隼，惟灵光透，故挥霍纵横，目无今古，每设意象，如龙珠空翠，来自帝先，状以崩兴喻辟，与五泄争奇致，宜乎汉晋风流归之。虞长孺如邓艾縋兵入蜀，绝险为功。第思变必有所握，管夷吾之变齐，赵武灵王之变绮服，皆非无所握者；无所握，将牛蛇夺吾故宫，即获吴紫玉仅寸珠白玉壶，亦阴气也。寓庸天假开人，洵文之司命，出经神学海，献

酬群心，酌自不渴，若华于颜色，安期生洒墨石上成桃花，别有仙艳。大泌山人交以友尽宇宙为量，文以用尽古今为量，怀抱日月，吐喻芳华，诚足起卫玠之清羸，束孟昶之浮曼，人文宗止，感有固然。石公思以汉帜易赵帜，人未尽服，眉公评之确矣。然旌旗一变，固当寻其陈垒，为猿鹤，为虫砂，各从所化。嗟嗟！唐拾晋复，魏倚汉规，非石公，人人沿门持钵矣。然孤鸣必寡和，即小修不能填簾应，况能一引弄，令弦工吹师皆执器奏和耶？予细聆之，石公希声，瑶天笙鹤；小修时作珠帘鹦鹉矣。伯敬法不用公安，众识扶力，一以贞亮澄霁为手眼，藻玄莹素，如被兰畹，风过气疏。客曰钟派，固未知扬雄步长卿之踪，宋玉衍灵均之制者！闽文侈藻火，终日七襄，能始出书仓为家珍，人侈李都尉之鸳鸯，君工班婕妤之霜雪；且王谢子弟楚楚衣冠，不作妆罢蛾眉，低声问婿之态；文之流于淫也，此实砥之。文太清力抉玄秘，才识宏超，思轮万轴，则园公之独茧也；字茹群象，则摩尼珠中金偈也。余导其气，见白练上冲乎如此，奥区险造，未可与学步邯郸者道也。汤若士无触不灵，如舞草之按歌声，鸣鸡之随鼓节，无不应响，至一片清微明淑，令人荡吝澡垢，目妍而神跃乎。若玄宰、侗初、明卿三太史，或以冲澹，或以媚好，或以渊滋，皆玉局妙才，自称仙手。陈之如瑚璉之在宗庙，望之如肃度珂玉而前，味则玉饔之酒，美如肉，色则碧浪丹巘，寸寸秋容，真所谓岩岭高而云霞气鲜，林藪深而萧瑟音清者矣。且明卿道开目广，揭无尽

之藏，磨人钝眼，悬书满世，天宇为辟，功犹非渺。眉道人弘游典坟，寤歌林间，名世走如骛，道人泊如也。故文涛鼓自银潢，不剪松江片水，秋澄春碧，令影里细腰、镜中好面为之浣尽。山林钟鼎，先生以之，诸君子者，析之各成一家言，合之共成一代言。且一代兼古先百代之言，非天以文星私乎？然云汉之昭，文星之繁，祇三吴得其六，越得其三，楚得其四，若秦、若闽、若江以西各得其一，岂天尚啬之，抑取者未奢也。夫文人均欲乞灵文星者，何雨侯有独契？吾知古今文人同此心血，未有不能结一世才士之心，而能订千秋之胜者也；亦未有不能结独知之契，而能作竞赏之缘者也；亦未有不能悬当代之鉴，而能超前哲之观者也。昔班固欲汉家文意与三代同风，古君子加惠本国，良有以也。若夫小言之詎囊五岳，不知有昆仑，借润锦江绩水，遂忘溟渤乎？非也。从来神通变化，藏大于小，彼藏藕孔，藏茧丝，壶公缩千里咫尺，孙夫人方帛之上，尽列国山岳河海城邑行军之势，天地象数，尺幅而河洛具呈。雨侯殆由水气测蛟，遇洛神而识巫山香雨，所见亦綦大也。设因其小而小之，何异小儿吹芦笙一二声，便欲隶太常品，亦胥失之矣。余久作选诸家小品想，迨《奇赏》、《文娱》、《文征》洎雨侯行笈行，辄罢选，不知十六家犹可拈出，更见文星有独曜也。适余病暑，披集池阁快读，恍入栖神之藪，露悬脂滴，不必握辟暑犀、借招凉草矣。雨侯其起我乎！星辰可摘，其在余手。

社弟何伟然书于金陵客园之问西阁。

序 三

九州殊域，九山殊骨，九水殊润，九土殊俗，人以境殊，文以人殊。所以贡十五国之风者，八比耳。顾八比束之以功令，又有气运为之齐，类不能别开生面。且三年省出一人以霸，字内合出一人以王，霸王之才若是多欤？而一人者，又未必霸王其人也。豪杰有真意，于古文字之中求之欤？然亦不多见。固有百十年间，省仅数人，间一二人，甚闾其无人，此则真霸王才也。钟河岳山海之秀，学胜而才雄，识高而气颀，不相袭而其神自现。历选近代，于吾省中囊括今曩，落楮奕奕仙风，则吾谑四明屠赤水。鬼才挺贺，铄锜利斧，大启蜀道之岩，则吾谑山阴之徐文长、今王季重。徐似苦寒，王多豪快，则遇为之也。更吾武林亟谑德园、贞父，明圣诸山，或嵒怪神运，或秀丽天成，不堪并峙欤。乃吴楚多才，江迤南为今之王右军、陶隐居，揽缥缈之菁蕊，荡以震泽潏滌，吾谑董思白、陈眉公。而庄雅俊逸，雅志经世，吾又安能不谑张侗初。姑苏人文藪宅，文章节义，西溪、藜洲、文起、崧阳、盈长、九畴、仲昭，志先生搜其只字如获拱璧，心铭典型，苦不能窥其全。至捧全集而玩索，凌贾董，傲朱程，蹶欧韩，明卿何俟予谑，而名言允出，予自谑明卿矣。维楚有材，读《大泌山房》，辄谑李本宁之富而才。胸与腕为万斛原泉，至

瞻眉山而王气欲消，则璐联璧缀，昆季而修天伦之乐，秉间世之才，不谓中郎、小修耶？其谓伯敬，吾则曰眼日胆匏，云才虹气，秦镜扶古人肝鬲，并刀飞锦绮心思，百炼精金，不必以多多善耳。若夫匡庐秀出，危峰险瀑之粹，乃有若士；终南奇博，云林雾巘之异，乃诞太清；闽海汪洋，流天倒日之精，是出能始。世谓太清，吾谓太清；世谓能始，吾谓能始。南北英华，盖其具已。独恨家俭而目亦因之，不能大括燕赵郢鲁、洛蜀滇粤诸奇；又恨目穷而家又穷之，不能大梓诸先生之雄文，仅制其一二；此居平不无惋惜者。徐文长云：“云隐蛟龙，得其一鳞一甲，正是可思，不必现其大身。”倘亦可借以解嘲哉。王霸有真，吾谓屢此一齑，亦无俟遍走十五国而求汤武、桓文面目。

癸酉仲夏，钱塘翠娱阁主人陆云龙雨侯甫题。

序 四

文章之有小品，犹苍灵之有月，有星，有云，有霞，有雪；莽苍之有山，有水，有庄墅，有园林；山之有窦，有谷，有岩，有洞，有石；水之有渚，有溪，有涧；而山水中之有隐士、高僧、羽客、游侠也。故必贞观天地人之文之理，更参之磊砢岑巘，喷薄盘涡，而文章之观毕达。本朝取士，为科举章程之业，虽试之表论策判为中权后劲，而上以虚名求，下以虚文应，其所

谓一言命中，次二立者，不过八股制义作前茅耳。士自稚节垂白首，俯首攒眉，与黄口儿曹分更分漏，止此一途。而又有得失乱其耳目，婚嫁黷其心志，饥寒仆其手足，屈伸食其肺腑，应酬劳其骨节，礼法束其筋骸。十室之邑，有士嗜古，发一语众口莫赏，持一议世眼皆吓；其门有问字车来，即三尺童子起而丑诋排笑之；出则摈诸党塾，入则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一视如贵介子呼卢狹邪醉红裙等。嗟乎！以士居今，而欲如古人之成名后世，难矣！非古人之独贤且智也。古之取士，似广而实耑；今之取士，似密而实略也。古取士昉自周官，历汉魏五代唐宋，如宾兴献贤能，计偕、劝驾举贤良，贡士、秀士、明经策士，代不一途，大都诗赋古文辞为重。尔时士攒眉俯首，亦唯是工诗赋古文辞足矣。今所重在前茅束功令，即有兼三长施之中权后劲，上不取也，不得不攒眉俯首此道。及一旦起家通显，高者道学聚其群，其次棋酒浊其神，其次金钱劫其虑，其次淫欲荡其心，其次傲骨媚骨填其头颅。居今之世，而又有此种种结习，而欲学士大夫如古人成名后世，抑又难矣！乃余观今世拔文人才子帙次二立者，又大都出于学士大夫，而布衣处士伏其身于冷穴穷岩，守场怀窟之下，百不得二三。非学士大夫独贤且智，而布衣处士皆白痴能薄不敢望其项背，贫故也。有天者敝之，其遇与势使之然也。学士大夫则不然，家有藏书可读，有闲燕可永，有志意可展布，有躯胆可披放，有气焰可啖名，有交游食客可标榜长声价，席宠预权，交相引重，

而身仲冢温，又可共刳剟而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此皆贫士所不得也。夫贫士之难如此，而学士大夫之势之遇又如此，则夫贫士即不敢望古人垂名到于今，即欲望今世学士大夫之项背，抑又难矣。至求学士大夫之能诗赋古文辞者，如星丽晨，指不可多屈，则又何哉？余观学士大夫，嚶嚶自命名，湮没者何限！其诗若赋若古文辞传世，世不必尽传。贫士业有可传而卒不传，犹幸嗜古之士博识通敏，起而三索，如《文选》之收《酒德》，中郎之题“齏臼”，而其文与姓名至今在，亦贫士不幸中之至甚幸也。余友陆雨侯亦贫士也，布衣萧然而好书，日坐屋子下，手不停披，如穆耑愚，未尝箕股。以贫，故不能尽罗邺侯架、茂先乘，乃取庆历来十六名家营综小品，讎校研阅。才多于君家士衡，而又能割所爱。尔乃天参之夜光以内其耀，参之日精以布其华，参之电光妙鬣以起其泽，参之天公玉戏以铄其灵；而乃地参之维南岫嶠以琢其文，敦物巨灵以高其掌；旁参之平泉以致其怪，辘角以任其之，鞞川以经其案，上宛以大其畜，韦杜二曲以泽其色、销其恨。尔乃庚参之圭革无底以迂其径，玉官簋簠以饱其饕，少室蝌蚪以繫其古，小有猗珂以著其虚，宛委云根以从其涌；尔乃终参之牵牛梅根以泛其爽，浣花竹公以供其赏、幻其孩，考槃结庐以绝其足。吁乎盛哉！即使张廌隐居苦竹，孙登適笑山半，支遁、惠远据狮子坐拈键椎，锄父、芝童署券，荆轲、聂政披图挟匕，不是过也。吁乎盛哉！此其家不贫矣。余遁隐天益山，摧谢落魄，幸此心了

不动。为时羁继，名堕少年齿牙间，资人厌笑，伪君子疑之如虎，真小人疾之如仇，独是海内文人才子一瓣香不能灭却。尤记少时，先方伯与屠纬真先生赋诗饮酒，如见黄面瞿昙。迨长侍贞父师，从帷帐间望见虞公德园。最后眉公、本宁、季重三先生，或谊并讲世，或书疏当面。此十六公仅得六七，而此六七公者，复后先凋谢，止泖，止山阴，仅称硕果。今读雨侯品下签，如与十六公晤对一堂，扬扈风雅，天盖不能终夺贫士权哉。自此品出，而贫士身名俱泰，且使天下之诸为名士者不贫，而凡为学士大夫者不俗。雨侯权至此欤？闻雨侯尚有大家、太史诸刻，黄公石斋故尚秘帐中。夫弇州不据木天，石斋乃弃玉署，两人俱不以太史重，大小品厥集纷若。雨侯故以文论品不以人，然则此二公者，胡可不亟收之也？进求之余乡，如余僧杲之《农丈人》，徐见可之《鸬兹》，钱仲举之《丽瞩》，颜茂斋之《雪履》，余师秦虞卿先生之《林衣》，如岳而五，不更逾快邪？余于制举义废弃久，名心销尽，顷为知己牵入功名鼎镬中，老大嫁作商人妇，借人残笔墨了之。放浪西子湖，得与雨侯下上千古，出此七品，为贫士设甌瓶供养，雨侯其笑余冯妇哉！余诚未免佛头抛粪，以雨侯五色眼，持汝南管钥，当不知置余何品也？

句章友弟冯元仲次牧题

明代小品十六家目次

前言	1
徐渭	
徐文长小品引	1
卷一	
赋	
画鹤赋	3
牡丹赋	4
前破械赋	5
后破械赋	6
鸚鵡赋	6
白鼠赋	6
黄头赋	7
表	
代初进白牝鹿表	7
代再进白鹿表	8
代进白龟灵芝表	8
序	
诗说序	9
沈氏号篇序	10
叶子肃诗序	11
酈缙溪和诗序	12